



荷塘明月

冠军队的球迷们

古丽蓉

全世界各地，哪儿都不缺喜欢看球赛的人。看好的体育比赛是一件让人上瘾、沉醉的事，比赛中的技能较量、战术变幻，队员们一些出其不意的精彩发挥，比分不相上下两队势均力敌胜负未决的悬念，综合起来成为一种巨大的吸引力。

与其他国家普遍更关注足球比赛不同，美国球迷一年四季，基本上被三大职业球赛——美式橄榄球、篮球、棒球占据了所有观看时间。一代又一代的球迷，一家又一家对球队传承下来的无条件忠诚，广播电视上无穷无尽的报道和评论，使观看球赛成为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

我们所处的美国首府华盛顿地区，这二十几年出于各种原因，几大职业球队年年辗转四方艰苦作战，却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取得过冠军头衔。尽管球迷们仍是一如既往忠心耿耿，一边骂着还一边看球，但毕竟不到最后决赛，看赛季球队们决赛时全城没

有统一的敌方我方，所以尽管仍然是不乏热闹，但没有多少欢庆沸腾的气氛。

今年的形势起初看起来是照着过去类似的剧本在演绎着，直到首都冰球队五月底千辛万苦打破了以往赛后季连连受挫名落孙山的厄运，打入冠亚军决赛并且胜利在望。

说起来冰球在美国不是大球类运动，球迷人数远远少于其它三大球类。我之前对这项运动的印象就是球员们动不动就在冰上互相掐起来，感觉挺粗暴的，也几乎从来没有正经观看过，直到十来年前我在工作单位遇上我的同事罗莎。

和罗莎结识最初是因为我们俩的儿子上同样的幼儿园，孩子们在一起玩，家长自然也容易成为朋友。她还有一个女儿安娜。安娜比弟弟大了六七岁，和家一起宠着这个宝贝弟弟。班上小朋友们生日聚会，她也经常高高兴兴跑过来参加，护着弟弟，凑

着热闹。

我和罗莎进入同一个公司工作时，正是首都冰球队招来俄国明星球员 Alex Ovechkin 的第三年。从俄国移民过来的罗莎和她的女儿已经齐刷刷变成了热烈的首都冰球队球迷。估计华盛顿地区大部分的俄国移民也是如此。当时，罗莎让自己的儿子打冰球，做着自己美丽年轻的女儿可以和 Alex Overchkin 说上话的美梦，在我的耳边不停地讲 Overchkin 惊人的球技，他被砸豁了的大门牙，他当了球队队长等等冰球队的大事小事。久而久之，我也被熏陶得有时看一看冰球比赛，偶尔留意一下冰球队的战况。

首都冰球队自从2004年 Alex Ovechkin 加盟之后，又陆续陆续有一些其他的好队员加入，十几年下来，越来越成为一支有极强竞争力的冰球队。球队成为冠军队的希望象火焰一样每年燃烧。尽管每年都被失败的冰水浇灭，但看球的人、谈球的



人、骂着球队爱着球队的人越来越多，街上穿冰球队队服的人也越来越多。

直到6月7号的傍晚，冰球 Stanley Cup 冠亚军决赛第五场比赛，华盛顿城市一时间成了充满首都冰球队队服的红色海洋。成千上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城市冰球场周围，希望我们的球队打赢这场比赛，从而成为全国冰球冠军队。这可是我们地区历史性的事件呀！

当我们全家乘坐地铁赶往球场时，只见满车厢的球迷乘客个个脸上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兴奋。走出站台，迎面看见密密麻麻的人群，热热闹闹地呼叫着，缓缓拥挤着去向球场的方向。

这次比赛的场地是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当传出消息说首都

冰球场当天下午的一场女子篮球赛后观众可继续留在场内观看大屏幕上的冰球比赛时，我们立即上网买票，结果只看到网站瞬间瘫痪。等网站恢复运行时，我们被告知，所有两万张票已售罄。

于是我们和更多的球迷一起，站在挤得水泄不通的冰球场的外面，看着墙上巨大屏幕上的比赛实况，为每一个可能的进球机会屏住呼吸，为每一次得分激动跳跃，承受着欢呼人群挥洒出来的啤酒淋浴，和着一拨一拨自发的“Let's Go CAPS”，“We want the Cups”的声浪，感受球迷们对获胜的渴望。

成为冠军队的那刻，人群沸腾了。跳舞的、欢呼的、哭的、笑的人比目皆是，素不相识的人

们击手相庆，对球队的热爱，赢得 Stanley Cup 的自豪，使人们原谅了拥挤时的碰撞，忘掉了恩怨，只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冠军队的球迷们，有些忠实地紧紧追随着球队，十几年、二十几年风风雨雨，持之以恒不离不弃；有些屡遭挫折，丧失了信心，这次看见希望，重新焕发热情；有些平时并不太关心冰球，但他们在最后的阶段被深深地吸引过来，成为助威狂欢的一分子。

一如世上万事，凝聚人心的，可以是一些共同的追求，一些学说，一些理论，一些宣传，但真正具有最强大凝聚力量的，是成功，是胜利，是赢了比赛，是成为冠军。

只有在冠军队的旗帜下，才有更多络绎不绝的球迷。❀